

中国女知识青
年的足迹

陈慕华



中国女知识青年的足迹

本书编委会 编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女知识青年的足迹/《中国女知识青年的足迹》编委会主编. —北京:教育科学出版社,1996.5
ISBN 7-5041-1612-2

I. 中… II. 中… III. ①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-生平事迹-中国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7860 号

责任编辑 王 兰

责任印制 尹明好

责任校对 徐 虹

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·北太平庄·北三环中路46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唐山市胶印厂印装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8.75 字数:217千

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 001—10 000册 定价:11.00元



1993年9月，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七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与全国妇联执委、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、现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倪豪梅同志握手。



有关领导与“中国女知识青年的足迹”征文获得一等奖的单位代表、作者合影。左起：电影局局长滕进贤，原中组部副部长赵宗鼐，共青垦殖场妇联主任曾新民，北京北太平庄商场售货员王淑贞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，共青垦殖场党委副书记徐志宏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副部长胡乐元，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。

44472/52

艰苦奋斗而又持
续不懈者终有所
作为

柳斌



乙亥夏

《中国女知识青年的足迹》编委会

主 任：王孟兰(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、
《中国妇女》杂志总编辑)

副主任：李玢(教育科学出版社总编辑)

编 委：王 兰 马建华 成 丽
陈秀琴 龚晓邨(执行主编)

前 言

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们祖国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时期，人们正以历史的紧迫感拨动着本世纪的倒计时；同时，也再一次感到了挑战与机遇同在的亢奋。为了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，《中国妇女》杂志举办了以“记住艰难的昨天，耕耘腾飞的今天，开创幸福的明天”为主题的大型征文活动——“中国女知识青年的足迹”。

这一活动得到了中央有关部委领导同志的支持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为这次征文题词，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启瑞担任征文顾问委员会主任。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、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、广电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、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赵宗鼐、文化部原副部长陈昌本和妇联书记处原书记、现任江苏省副省长张连珍等担任了这一活动的顾问。这次活动是 1994 年中国新闻报刊界规格最高的征文活动，是 1995 年中国新闻报刊界唯一的知青题材专栏，也是知青题材作品中跨度最大、规格最高的一次活动。现在我们将这次征文的优秀文章编辑成书，献给读者。

自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后，“知识青年”这一名词对人们来说就不再陌生。我们这本书中描写的全部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知识青年。

那时，我国的升学和就业的机会很有限，因此，党和国家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形式投身于祖国建设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，这段历史给许多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，同时又使更多的人通过顽强拼搏、艰苦创业，磨练了意志，真正了解了中国。

这本《中国女知识青年的足迹》中没有虚构的故事，书中的人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。书中那“一穷二白”的昨天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各个时代的艰苦各不相同，而各个时代的奋斗精神却又那么一致，这就是历史。当你读完这本书时，我们希望你能够成为当今勇敢的上山下海者。山，是知识的书“山”，海，是经济建设的大“海”。让我们大家直面人生，奋勇探索，共同开创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明天！

编 者
1996 年

目 录

共青壮歌

- 记述 1955 年下乡知青参加江西共青垦殖场建设的故事
..... 陆建珠 蔡灿珍 杨克龙 杨秋芬(1)

我的妻子吕玉兰 江 山(16)

胡杨的女儿

- 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海女知青的故事
..... 郭培中 丁言鸣 程淖尔(30)

改名换姓的博士

- 刘少奇同志的女儿刘平平的人生经历
..... 刘先琴 郭家宽(52)

豪放的腊梅 丁言鸣 王存政(63)

桥·路·人

- 记留法女博士黄丹涵的经历 白 瑜(73)

不服输 王淑贞(84)

硕士·“土”博士·“洋”博士 翟 婧(97)

永无终点的冲刺

- 记创 10 亿销售额的“中坚”们
..... 北京西单商场集团工会女工部(109)

市委书记.....	高 峰(120)
不做命运的玩偶.....	朱维红(132)
音乐,产生在情感的深处	刘骆生(142)
我的翻译梦.....	侯 健(149)
“父母官”.....	王荫萍 罗小宝(161)
无梦的岁月.....	邓付加(168)
三位知识女性的话.....	唐加 郭笑文 孙小梅(180)
我不是个幸运儿.....	周桂芳(195)
“武术妈妈”40岁	殷 杰(206)
石油情	
——我的第二次插队.....	闵优华(216)
痴情的跋涉	李生姐妹:成坚 成真(232)

她们和他们奋斗历程中蕴藏着一个不朽的真理：
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开辟，中国
人民的光明前途靠自己用双手去开辟。

共 青 壮 歌

——记述 1955 年下乡知青
参加江西共青垦殖场建设的故事

陆建珠 蔡灿珍 杨克龙 杨秋芬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南部腹地江西。

在庐山南麓，昌九工业走廊中部，毗邻国家级候鸟自然保护区，鄱阳湖滨大片冲积平原的红土地上，崛起一座中国地图上查找不到，却又扬名中外的共青城。

共青城占地 200 平方公里，人口 8 万，固定资产 10 亿元，1993 年总产值已经突破 10 亿元。共青城生产“鸭鸭”牌羽绒制品、啤酒、风琴、地毯、瘦肉型生猪、板鸭等 200 多种产品，她的销售市场遍及全中国，并且辐射到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是江西重要的出口创汇基地，年创外汇达 3000 多万美元。

在湖光山色相间的共青城，既有田园韵味又不乏都市风光，独具魅力。

这座年轻的现代化新兴城市，是从共青社、共青垦殖场走过来的。风雨沧桑几十个春秋，真实地记录下了数以万计的热血女儿的执意求索。

1955年，就在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的时候，上海青年坐不住了：

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大搞建设，可上海却还有65万青年失学、失业没事干！

陈家楼，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执委，一位20岁出头的青年，他打算像北京的青年那样做。为了组织垦荒队，他给陈毅市长写了血书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

陈市长对年轻人说：“我马上要到中央去工作了，本来没时间见你们了。可是，看见你们决心这么大，还是被你们感动了……我要赞扬你们！”

陈毅同志将此事向党中央、毛主席作了汇报。毛主席亲自为年轻人选择了垦荒地点，他考虑得既具体，又实际：江西，那里气候和上海接近，又是老区，需要支援。

周总理亲自作指示，垦荒队一定要带医生，要有35%的女青年。

很快，组织垦荒队的消息传遍了全上海。不到一个月，陈家楼就收到数千份申请书。1955年10月18日，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，打着团市委赠送的“向困难进军，把荒地变成良田”的队旗，踏上征途。

垦荒队队长是上海市第一个农业社女社长、市人大代表周文英。垦荒队有25名女队员，最小的16岁。

沉睡了几千年，坐落在江西省德安县的九仙岭惊醒了，上海来的年轻人在这里创办了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开荒，全凭那七八斤重的大锄头。姑娘们双手挥锄在坚韧的红土地上用力刨着，可是只留下了三四寸长的道道，于是，大家集思广益，发明了两人

开荒法和三人开荒法，甚至比谁手上的“光荣泡”多。

他们住的简易茅草棚是自己搭的。晚上，呼呼的北风直往棚子里灌，到了深夜，虎叫狼嚎此起彼伏，震得远近山岭都在发颤。

“……唱支歌吧。”黑暗之中，经常有人提议。

年轻人披衣坐起，燃起篝火，用脸盆、茶缸当乐器，放开喉咙齐声高歌：

我们是志愿垦荒队员，
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，
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，
来把荒地变成良田。

……

他们每天的菜金是3分钱，吃的是稀饭萝卜，大家却干得生龙活虎。每天，有上山砍柴的，有开荒造田的，有劈山修路的，有到几里地外给大家挑水的，还有到十几里外县城去背粮食的。

就在大家来到这九仙岭的第40个傍晚，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来看望大家了。

他问住得惯茅棚吗？大家说住得惯了。

有个年轻人说：“茅棚是我们亲手盖的，我们要永远住下去，茅棚万岁！”

耀邦同志大声笑起来：“为什么要永远住下去？茅棚是临时的，我们只能让它3岁，不能万岁。”

他又问大家有什么困难和要求。

有人讲这个单位还没有名字，请他给起个名字。

耀邦同志答应了。当时没有毛笔，他就用小山竹夹着棉花，蘸着墨，写下了三个大字——“共青社”。大家还把自己的学习本递给了他，请他题字签名。最后，耀邦和大家一起用餐——萝卜干、稀饭、黄豆。他对年轻人说：

“我今天吃你们的稀饭炒豆，等你们把共青社建设好了，我再

来吃酒席。”

他回到北京以后，很快就寄来了一批礼品。礼品中还有他的信。信中写道：“我用我的稿费给你们买了几件乐器，供你们文娛活动使用。买了书，供你们学习。送上一只闹钟，愿你们和时间赛跑。”

耀邦这次的江西之行，视察了不少知识青年的垦荒队，共青团的年轻人牢牢记住了他的话。

1956年，共青团由100户扩大到了500多户。这里的早稻平均亩产460斤，超过了当地历年来最高产量一倍左右！

1957年，周文英调离去当乡长。临走时，她郑重地把队旗交给了队友们，她嘱咐着：要把垦荒的路走到底。

不久后，共青团迁址到金湖地区，正式办起了共青团殖场。

然而，通向光明前途的，绝非是像上海那么平坦之极的大马路。也就是在这1957年，垦荒队发起人陈家楼因为对县里挪用垦荒队资金问题提出意见，被有关部门打成了“右派”！

到了1959年，年轻人辛辛苦苦打下的围堤被洪水冲决！

政治洪水淹没了不少人的信念，自然洪水淹没了丰收在望的庄稼和新建的家园。有些人回了上海，有些人想办法到其他地方去了。此时，汤秀英在一星期里就收到了妈妈从上海发出的5封信。信中讲，家里既替她找到了工作，也为她找到了对象。

怎么办？她找到了正在抗灾的周承立商量。她爱着他。

灾难磨砺人也锤炼人，就这样，汤秀英勇敢地嫁给了周承立。周以琴嫁给了垦友陈国祥。相继成亲的新人中还有黄孝英和于维忠。

于维忠下乡时才19岁，他是瞒着爸爸妈妈报名的，既然他那么赤诚地留在红土地，与他相爱的黄孝英也别无选择地嫁给了他。结婚的时候，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只凳子、一块铺板和两床被子。在新婚的第二天，孝英接过小于塞给她的两块糠饼，跳上拖拉机，驶向大水刚退的湖田。

和新娘分手后，新郎于维忠就招呼垦友们一同翻过山岭挑木炭，用炭之火以开动碾米机……

这些青年经历的灾难太多了：为了大炼钢铁，粮食丰产了却不丰收；粮食丰收了，“共产风”又刮得食堂揭不开锅，每人一天只能分到三两谷子充饥；他们中间，有的垦友为了充饥，不慎食用了过量的银杏中毒致死，有的因为在布满钉螺的湖洲里垦荒，得了可怕的血吸虫病……然而，使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不改初衷的一腔赤诚：

于维忠父亲病故，家里催他回沪顶替父亲工作。他去了上海，却卖掉了家里的房子，捧着父亲的骨灰盒，把母亲和弟弟都接来了！黄孝英的担子太重了，她坚持着要做妻子、母亲、好儿媳、好农工……

汤秀英的儿子出世了，没人看管，周承立开拖拉机时，常把孩子绑在身上，万不得已时，就把小家伙捆在田埂边的树桩上……

洪水一次次冲垮围堤，一次次淹没房屋田地，他们又一次次重新修起围堤。在艰苦的搏斗中，他们发现搞农业不以副补农不行，于是就在1965年10月，大家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板鸭厂。这次试制的50只板鸭经九江外贸公司鉴定，完全合格。转年，他们试制做了1.5万只，结果盈利1.5万元！尽管这是用最原始的手工作业，尽管女人们的手指被盐浸肿得像胡萝卜，他们毕竟看到了一线光明……

二

命运总是不公正地捉弄着“知青”人。就在板鸭刚刚给他们带来光明的时候，“文革”风暴又席卷了这批无辜的知识青年们。他们中的不少人遭到批斗、关押，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酷折磨，就连胡耀邦同志为他们题过字的笔记本也遭厄运。

096106

乡下太苦，汤秀英4岁的爱子终于病死了。她泪水未干，丈夫又被打成走资派。周承立上午被揪斗、游场，下午，妻子秀英又含着泪帮他绑把幼年的女儿绑在背上，穿上那缝着垦荒队队旗的破旧棉袄，开着拖拉机照样开荒。他深情地告诉妻子：

“他们可以打倒我，但是，谁也剥夺不了我为共青事业奋斗的权利！”

在泪水汗水里泡着的汤秀英，仍旧像当年那样勇敢，仍旧赤诚地为“共青”劳作着。

1968年前后，随着全国大批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，“共青”人迎来了年轻的兄弟姐妹。也就在这一年，“共青”人开始第二次搬家，似乎是他们把哪儿建设的初具规模，也就是到了别人让他们搬家的时候。这次是到南湖，因为县里要场社分家。

南湖，本来是共青垦殖场的一个分场，只有两栋房子，四台旧拖拉机。这里高处荆棘丛生，野兽出没；低处芦苇、钉螺密布。就在这700多名职工搬家的时候，洪水又把新场址冲得白茫茫一片了。人们住在两片晒谷席搭的小棚子里，木排上放张桌子就是办公室，“共青垦殖场”的牌子，就挂在电线杆子上，那电线杆被洪水包围着……

为了生存，人们还得要挑土筑圩堤造田。开河联圩的时候，正是冰天雪地，姑娘们既挖不动淤泥又挑不动担子，边干边哭：为什么招她们来的人要讲这里干活儿全部机械化，为什么骗她们说干3年就可以回去呢？

生活很艰苦，年轻人晚上就睡在堤上窝棚里。煤油供应不上，点不上油灯，就得摸黑。每人每月十几元安置费，一年以后就取消了……

一担湿泥巴百八十斤重，姑娘们尽管哭可就是不甘落后！阴雨天，雨鞋湿透了就赤脚挑，路太滑，常摔跤，一摔一身泥巴。寒冬腊月，曾有8个姑娘为了看护劳动工具，在七八米高的圩堤上四面透

风的草棚里住了一个星期。风大雪深，谁都懒得出去找柴，就生咽着老表送给的萝卜干、霉豆腐，有时候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。

更可怕的恶梦是在“马屎荡”。“马屎荡”坐落在共青垦殖场的东北角。它名字不雅，却有着美丽的传说：

传说西王母瑶池宴上有位思凡的司盘仙子，爱恋着人间的青年何九，何氏九兄弟每日撮土炼金，全然不理睬，九仙女涟涟相思的泪水变成两个湖荡。以后到了元末，朱元璋起义的追兵囤兵牧马在两荡，湖荡到处是马粪，故而得名。

马屎荡淤泥齐大腿深，蚂蟥有二三寸长，人们看上了这里，着意要改变这里，这里将是“共青”的主要产粮区！

知青们刚到马屎荡，就见到这里大人小孩都有挺着大肚子的，没几天就死了一个大肚子小孩——这里有血吸虫病！你要改变这里，就得在淤泥里劳作，淤泥里就有钉螺，就是在毛主席诗词里，也曾吟道：“绿水青山枉自多，华佗无奈小虫何……”华佗都无可奈何，远离父母的知青们更没有办法了。可是，这里的面貌改变不了，大家就没有饭吃！面对残酷的现实，大家只能硬着头皮干。

白天，大家与老表一起在水田里插秧、拔草，夜晚，女知青宿舍常常有人作梦哭醒，有人在梦中大声惊叫着：“……血吸虫……血吸虫。”年轻人在马屎荡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，有些人确实得了血吸虫病。

蚂蟥、血吸虫、洪水、龙卷风没完没了地威胁“共青”的人们。混乱之中，外面又刮起了大砍国营共青垦殖场的风。说什么“垦殖场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”、“啃吃场”、“假全民，真复辟”等，勒令共青垦殖场下马，停发工资，自谋生路……

为什么人一沾“共青”，就总是被人折磨？有些职工实在想不通，就扎了竹排，带着一家老小随风漂泊；年轻的知青队伍的思想更为混乱；老职工拉着老垦荒队员的手落泪了：

“别人走了，你们不能走。你们走了，‘共青’就完了，我们这些